何冀平：香港影人當然有中國心

生動細節表現主旋律電影宏大題材

■何冀平在北京。

■何冀平在劇組。

對於打上「又紅又專」標籤的主旋律電影，總不免讓人困惑：講歷史故事的獻禮片會有什麼看點？是不是充斥空洞說教？能吸引年輕人走進電影院嗎？ 共和國七十周年華誕之際，史詩大片《決勝時刻》打破了觀眾對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影的常規認知，展現了一個更接地氣、更有人情味的毛澤東，並塑造了幾名與毛澤東有關聯的年輕人形象，以生動細節表現宏大題材。這部電影的編劇是享譽華人劇（影）壇的「大咖」何冀平。 採訪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

今年是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，也是何冀平隨家遷居香港的第三十個年頭。在事業如日中天時選擇離開北京，何冀平又在陌生的香港聲名鵲起，話劇、電影、電視劇、音樂劇、戲曲創作全面開花，高產多元又保持水準。她說，北京給了她傳統文化的根基，寫作話劇讓她打下扎實的底子，而香港包容、多元、開放的文化開闊了她的眼界，「為什麼我寫的東西和別人不一樣？這是和香港三十年生活分不開的。可以說，當年若不來香港，就沒有如今的成績。」

上世紀九十年代，何冀平從與徐克合作的《新龍門客棧》開始，影視劇的新天地漸次打開，《黃飛鴻》、《新白娘子傳奇》、《楚留香》、《龍門飛甲》、《投名狀》、《明月幾時有》、《邪不壓正》等享譽華語影視界的作品，都有她的編劇參與。多年來，何冀平和香港影圈的同行保持了良好的工作和私人友情，她欣賞香港影人的專業、效率，也感佩他們的愛國感情，「香港這麼商業化的地方，香港導演還是拍了不少主旋律、正能量的電影，像徐克的《智取威虎山》、陳可辛的《中國合夥人》及《中國女排》、林超賢的《湄公河行動》、許鞍華的《明月幾時有》、劉偉強的《中國機長》、陳國富的《烈火英雄》……太多太多了。他們當然有一顆『中國心』。」

■《決勝時刻》海報。

首次試水創作主旋律電影

近日一個北京初秋的夜晚，北京大學百年講堂，北京市委宣傳部、博納影業聯手頂尖編、導、演製作團隊推出的國慶七十年獻禮巨製《決勝時刻》在這裡盛大首映。室外大雨滂沱，室內擠滿了兩千多張年輕興奮的面孔。一百三十分鐘的劇長，主要講述1949年黎明之前的最後決戰，毛澤東率領中共中央從河北西柏坡進駐北平香山，以雙清別墅為原點，徐徐展開國共和談、渡江戰役、制定經濟政策、籌備政協會議和開國大典等建國前夕的一系列重大事件。

儘管有着厚重的紅色基底，但電影卻用十分年輕化的表達方式，罕見地表現了激烈政治交鋒之外，生活中的毛澤東為人父、為人友的一面，比如與小孩捕捉麻雀，助攻警衛員處對象，與戰士們同吃老北京小吃，真實可觸，共鳴感強。屏幕下的年輕觀眾為劇情中的逗趣玩笑開懷，也為紅旗下不倒的烈士流淚，一起重溫激情燃燒的歲月，遙望那個有情懷、有理想、有奉獻精神的年代。

「這是我第一次試水主旋律電影的創作，也是於情於理都不容自己推卻的任務。」何冀平在北京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坦言，接到《決勝時刻》創作邀請，非常突然。那是去年十一月，身在香港的她接到著名製作人張和平來電，說要搞一個有關香山雙清別墅的國慶獻禮影片，趕緊來北京！

「當時真是空空兩手，一無所有！」何冀平回憶，時間已經十一月了，而且製片方已經定下第二年九月上映的「鐵線」，連頭帶尾不足十個月，堪稱十萬火急。這麼一部有意義的影片，何冀平知道不可推辭。

拍一部電影千頭萬緒，物色演員、聯繫外景地、準備道具、組織製作團隊……但千軍萬馬，都先等着她的劇本呢。元旦、春節，舉家團圓休息的日子，她只能像個被抽的陀螺，不停地轉。查找資料，包括書籍、有關盤片、博納公司提供的資料等，數百萬字，摞起來總有一米高，然後再梳理出香山這段歷史的脈絡和豐富細節。十天，她拿出了大綱，張和平和博納老總于冬、監製導演黃建新一看，拍板，充滿新意，就是它！四個月，洋洋灑灑三萬字的劇本經過層層審批、定稿。劇本如同一團火，燃起整個製作團隊的熱情。

香港效率練就「十八般武藝」

「任務很急迫，但我心裡有底。過去那些年，這種事情實在太多了。」在海峽兩岸暨香港的劇作圈內，何冀平素有「救火隊長」之稱，別人寫不了、寫不完、拍不下去的本子，找她就對了。對此，她笑言，這是高效率的香港速度以及成熟商業運作練就了她的「十八般武藝」。

上世紀八十年代，何冀平為了和家人團聚，在內地事業風頭正盛之際做出離京赴港的決定，選擇在香港從頭開始。初到香港，有人問她，你寫《天下第一樓》用了多久？她回答，三年。對方直言，這樣的話，在香港你會餓死。果不其然，很快何冀平就領略到了「香港速度」：1991年，北京人藝赴港演出《天下第一樓》，名導徐克也在觀眾席中，幕落後他連夜找何冀平，邀其一同創作電影《新龍門客棧》。先是要求一個月交稿，臨期又說要把演員林青霞加進去，要把「兩男一女」的故事改成「兩女一男」的版本，她一周內完成。

最後她出色地完成了任務，自此也走進香港影視圈——一個快節奏、商業氣息濃厚的行業。類似情形此後一再重現，直到《新白娘子傳奇》臨時加了二十集，何冀平一天寫一集，用傳真機一張張傳到拍攝現場。從語言不通到創作粵語版劇本，手裡時常有三個劇本同時進行，那些年，她各種題材的劇本都寫過，只要找來的，她覺得可以做的，沒有挑剔。這鍛煉了她的本事和能力。

主旋律電影同樣打動觀眾

《決勝時刻》這樣的重大歷史題材的「主旋律影片」，何冀平沒有寫過；也正因為這樣，她沒有「套路」，反而平添了很多新的想法。她說，此次電影故事創作使用了春秋筆法，希望見微知著，用生動鮮活的細節表現宏大題材，為此她新創、塑造了三個小人物，包括保衛毛澤東的便衣警衛、北平新華廣播電台的女播音員、一個十六歲的小戰士，「雖然是虛構的，但卻都帶着那個時代對應人物的影子，年輕人和毛主席之間發生直接關連。」

■何冀平和先生——鳳凰衛視著名主持人程治平。

■何冀平（右二）探班《決勝時刻》劇組。

何冀平談到，歷史題材的創作，所謂「大事不虛，小事不拘」，為展現一個更接地氣、更有人情味的毛澤東形象，除了嚴肅的政治事件，她也加入很多細節，比如到戲院後台跟梅蘭芳見面、在街頭品嚐北京小吃、教警衛員如何給對象寫情詩，為兩個年輕人牽線……「這些有的有藝術想像的成分，有的是真實的，我確實查到過毛主席吃北京小吃的記錄。」

在火光漫天的戰爭畫面與平實生動的日常點滴不斷的切換中，一段七十年前的燃情歲月就這樣穿越時光而來。首映禮現場，年輕的北大學子為氣勢恢宏的歷史時刻深深震撼，也為領袖和民眾的輕鬆互動會心大笑，更為烈火包裹的「忠魂」、紅旗下不倒的烈士淚流滿面。對此，何冀平說：「和別的好的文藝作品一樣，主旋律電影必須首先打動觀眾，然後再從中讓他們感受一些道理。」

這部主旋律影片受到年輕人青睞的另一個原因是，有着超強的明星陣容，老中青三代演員以自己的專業和敬業向先輩致敬。唐國強已經累計出演毛澤東四十餘次，這次則呈現了一個更溫情、幽默、接地氣的領袖形象；濮存昕飾演的李宗仁，性格鮮明，為了更加形神兼備，他特意去醫院做一個牙托（因為李宗仁嘴有點凸）。新生代們也表現不俗：黃景瑜飾演的警衛員陳有富，用赤子之心保衛領袖；王麗坤扮演的播音員孟予，用清亮的嗓音讚頌民族新生；杜江扮演的三團長，用無畏的勇氣捍衛國家尊嚴；馬天宇扮演的戰地記者，則用手中的相機記錄下無數足夠載入史冊的瞬間……

值得一提的是，何冀平的先生——鳳凰衛視著名主持人程治平也在此片中首次「觸電」，而且飾演的是他的父親——著名民主愛國人士程思遠，她對先生的電影「處女秀」感到滿意：「六十多歲的兒子演時年四十一歲的父親，這個很少見，也有點難度。算是對父親最好的紀念吧。」

《明月幾時有》講香港人的故事

何冀平是許鞍華電影《明月幾時有》的編劇，這部電影首次將抗戰時期香港東江縱隊的抗敵故事搬上銀幕。何冀平回憶說，當年她和許鞍華導演搜集的資料，摞起來有三米高，還實地走訪了當年香港東江游擊隊還在世的老人，那些老人仍卑微簡單地活着。然而，這樣的題材剛開始並沒有找到投資，但許鞍華沒有放棄，矢言就算自己掏錢，也要拍。2014年她找到博納的于冬談成了這部電影的合作，隨後用了兩年時間做籌備，當年緊急營救躲避在香港的八百多名文化人士脫離日本控制的歷史，過了七十多年，終於重現在銀幕上。《明月幾時有》的劇尾，在皎潔的月光下，劉黑仔帶着對方蘭的承諾乘船遠去，香江數十載的往事淹沒於滄海橫流中，鏡頭拉開，是維多利亞港灣燈火闌珊的美麗香港。然而烽火時代裡那些已經被遺忘的平民英雄的隱忍與偉大，卻一直沒有被香港的影人所忘記。

■何冀平的先生程治平（左一）在《決勝時刻》飾演程思遠，和李宗仁飾演者濮存昕（中）、白崇禧飾演者高曙光合影。

■何冀平（右一）和《決勝時刻》的主創合影。